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七

華亭張鶴世調甫著

山中讀書印

孟子

讀孟子書須看其大主宰大變化縱橫自得處若  
不見真孟子面目未許讀孟子余直撮其語示人  
使其立身致主覺世救民有血脉焉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  
矣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如其



道不以爲泰也齊饑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  
衆皆悅之曰是爲馮婦也一見諸侯枉尺而直尋  
曰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三宿出晝是何濡滯  
也曰於予心猶以爲速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  
吾爲此懼距楊墨放淫辭仲子豈不誠廉士哉曰  
蚓而後充其操者也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  
哉曰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匡章通國皆稱不  
孝焉曰出妻屏子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  
大者是則章子而已矣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  
宋餽七十鎰而受于薛餽五十鎰而受皆是也季  
任以幣交由鄒之任見季子儲子以幣交由平陸  
之齊不見儲子蓋孟子立身之道也曰君子亦仁  
而已矣

孟子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  
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王曰寡人  
好貨寡人好色寡人好勇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  
也曰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吾不忍其觶觶曰  
是心足以王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我幼以及



人之幼天下可運于掌梁惠王曰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對曰王何必曰利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于諸侯以若所爲求若所欲後必有災明君制民之產謹庠序之教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此孟子之致其君者也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于王前

孟子道性善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于其所爲義也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仁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牾之反覆夜氣不足以存雞鳴而起利與善之間也人皆可以爲堯舜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此孟子覺世人之言也曰弗思耳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我知言我善養我浩然之氣孔子聖之時者也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看他立身六通四闢自在流出致君正大卓然當身委曲覺世指點人心通身汗下何曾摹倣孔子却是孔子家法不拘典要不落能所不徇世眼真箇是善用易故總名之曰自得

何必曰利亦有仁義是正說利之不利仁義未嘗不利是權說一部孟子告人君都是將機就機只是大主意不肯放手

世上惟生人最真無假頭面肌髮是假性靈是真世間只在頭面肌髮上妝點去只如富國強兵金然着意妝點竟不理會性靈就如回頭轉來移民移粟也只是妝點面目不曾見得性靈上這些全然沒有的蓋五伯假之其流弊如此故孟子直以作俑無後喚醒他

只如齊宣王不忍一牛有許多巧妙處說他不知如何做出來若說他知又是全然不曉一樣直被孟子仁術一句點破方纔戚戚這個便是先覺覺後覺

凡有欲則不能充如齊宣王戚戚于心却又信不

過可王天下又費孟子許多言語只爲他與兵構怨誤了所謂銖兩移千鈞之重一私奪大道之公故孟子請他自度

性地原是活潑神化就機關轉動甚易若執定正理便是死機只如好貨好色好樂好勇俱是病痛凡治病決用藥孟子却不用藥只借病治病何等輕鬆脫化此等學脉自武王酒誥來惟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故興兵構怨直說箇後必有災更不必用婉諷法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保民而王的派源頭制民恒產謹庠序之教是遠庖厨實事孟子爲齊王一一點出蓋平天下大根本只在孝弟慈一念千古大經濟不出富教兩端也

孟子論古樂就民情欣欣動色處描寫一番覺得鐘鼓管籥都是借民間景色爲苦樂的此等意思都從虞廷典樂來夔曰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一擊一拊如何盡得樂是中有心和氣和形和不盡處夫子語太師樂亦只渾渾說箇以成陽明論元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七  
聲不在六律五音只心氣和平便是元聲之始皆  
論樂之精微處也

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救正好勇全在一字必如文  
武纔可一怒撫劍疾視之勇時時輕發所以爲小  
文武之一怒與智俱沉與仁俱徹勇處都是仁智  
所以爲大

忘反無厭如古虞人箴一般極言流連荒亡之無  
節使人主動心竦聽也故下文緊跟曰先王無流  
連之樂荒亡之行

明堂一章是正理人是活法則何爲不行是將機  
就機歆他行也從不引君都走活路不走死路  
王顧左右而言他土笑而不言王勃然變乎色指  
點齊王睂目如画足用爲善以此不能大有爲亦  
以此

舉錯生殺人主之大權也舉處生處是春錯處殺  
處是秋王者好春生而戒秋殺故衆皆曰賢但曰  
未可衆皆曰不賢曰可殺則直曰勿聽

孟子嘗言以齊王由反手却不許齊宣放伐之問

可見行仁政而王則爲坐明堂之天子不行仁政而言戰伐則謂以獨夫攻獨夫

孟子告鄒君打動全在君行仁政上至於官民報施還是偏鋒借着然却是世情上真話

以滕蕞爾小國孟子要他行井田立學校期之以三代堯舜之業全然不提齊楚强大起正是精神全注在與民歿守強爲善上盡我本分不必畏强大修我實事不必計成功是立國堂堂正正一着數不專在城池遷徙上布筭子也故當時之君以爲迂遠而不切于事情

孟子如何說不動心太虛空明纖雲不足爲礙五嶽廣大微塵不足爲多一切事業都是性靈做出其實所過即化其於性靈上不添毫釐如纖雲過虛微塵散五嶽本自寂若又何動心

定力不懼定識不疑認得自我做主儘可當境磨鍊故曰持志曰守約約莫約于志也無暴氣只是持志

養氣非求之於氣知言非求之於言養氣者養心



知言者知心此孟子之得于心者也告子不得而  
勿求兩不得處其心早已動矣告子只論求不求  
孟子只論得不得

問如何是集義曰千江之水集於一源萬川之月  
集于一照念念只在當念事事只在一事源頭既  
清無處不是活潑光明圓滿無境不是靈通若說  
精事爲事積念爲念便是貨殖學問與性地生趣  
有何關涉偶與俞仲濟論當下之旨書以質之

直是心體有得於心便是集義便是直養若說事  
事合義又說事上去了

勿助勿忘是知言養氣一齊得力處故下文知言  
只說箇知其所要知其所還在行有慊于心處知  
之無不得之心則無不得之言也

勿助勿忘是孟子學問大主腦可以仕則仕四句  
是孔子學問大關鍵孔孟印合處在此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只在箇知耳知便是先王不  
知便是今人知便保四海不知便不能保妻子知  
處全在端上灰見火而傳薪雲見日而大明一知

便充...何等待故曰知皆擴而充之知得真處如  
一處痛滿身都痛故曰通天下爲一身

見影知人見烟知火見泉知源見穎知錐性體不  
可知知之以其端

一舍已也由樂舍已之過舜樂舍已之聖一從人  
也禹樂從乎賢人舜樂從乎衆人故曰大舜有大  
焉

聖人無已靡所不已舍得已自然取得人與得人  
故肇論曰夫惟會天下爲一身其惟聖人乎取人  
而與人之謂也不說到與人不見取人之妙然却  
以舍已爲根

陸文定公曰夫惟無我而後能兼天下以爲我聖  
人盡已之性盡人之性以至贊化育而參天地是  
兼天地萬物而爲我矣故曰成性成身以其無我  
而成真我此大舜所爲舍已而同乎人也

不屑就是以其人爲不屑就也不屑去是以其人  
爲不屑去也聖人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如何可着  
一不屑人念頭故曰君子不由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一  
九  
一部孟子無一句不是道性善却于滕世子一句  
提宗如震霆破睡摘衣珠以貸貧喚醒千古生人  
面目

世上無現成聖人所以爲之即是我何畏彼破他  
箇畏豈欺我哉破他箇疑無畏無疑乃真有爲故  
曰人皆可以爲堯舜

孟子道性善只緣當日有箇無善無不善可善可  
不善有善有不善紛紛三說故權借一善字指點  
人其實性無可說故言善只言箇故只言箇情後  
人不能以孟子語解孟子而反就善字裏翻窠曰  
非也

方直指過訪問曰金玉屑着眼畢竟是金玉外物  
元非眼有以善論性恐不如是善是性內有如何  
有善也說不得請公就眼上轉一着眼語予曰如  
人瞪目便生狂華畧着眼便與本等光明有二可  
見眼有平常大光明瞪目反病性有平常真本體  
着一善字亦病也

記喪禮一章正是性善註脚親喪自盡是誠在我

是要滕世子必爲世子而能有爲則疑者信見者  
悅此等感動處覺眼前都是性善人也

吾過滕縣見碑刻滕文公行井田處呀然失嘆藁  
爾五十里乃欲做出許大事濟得幾何不知此正  
是孟子所謂有爲者亦若是也三代王政于問爲  
國章特詳又不是要他死煞遵守却又說箇潤澤  
有神明變通意思在此原爲千古定箇立國大經  
綸非專爲滕文公告也第滕文公而爲之則亦可  
爲三代耳人皆可以爲堯舜又何國不可爲三代

耶○卓老曰孟子要在滕國做起亦只田一區之  
意

譜而奕奕秋弗是也方而藥盧扁弗是也執圖冊  
而行井田聖人弗是也奕在着先醫在方外聖人  
之精神離法而寄于法者也離法則法活矣不離  
法則法枯矣

許行之學初欲齊大小之人旣欲齊美惡之物皆  
知齊之爲齊而未知不齊之爲齊也善平天下者  
以不平平之善齊家者以不齊齊之善一德者以



不一一之國奢示儉國僭示禮以不平平之也恩  
 勝則威威勝則恩以不齊齊之也沉潜剛克高明  
 柔克以不一一之也故古法不可以御今拘常不  
 可以通變治天下者如執轡焉六轡在手急則縱  
 之緩則引之轡端不齊馬斯齊矣不求齊馬而求  
 齊轡不亦天下之賤工乎若許行者齊轡之也智  
 當時許行墨子都是託言太古要將世上名分倫  
 理一齊掃去孟子却就當身當境點他天性出來  
 只如上世不葬其親然畢竟泚然汗出于委壑之

慘到此真性不覺發現出來不因蚩蚩濛濛而遂  
 泯沒到底可見仁人孝子都是箇本心不容已處  
 做出那得不令夷子撫然

包荒含垢可以當大受謂于利害得失境上容受  
 得起非以同流合汙而藉口救世也故孟子曰枉  
 已未有能直人

或問孟子以儀秦為妾婦而又說求富貴利達者  
 妻妾羞之亦幾太罵曰禪門以捧喝為慈悲孟子  
 婆心甚切其喚醒人處曰哀哉曰幾希曰禽獸不

遠便令人神怕意恐。覺當日妾婦乞兒都無置身處。回頭一轉，不減數十鉗槌也。

春秋一代仕宦孔子只題兩字曰斗筲。戰國一時利達孟子只題兩字曰妾婦。非是聖賢輕世，亦是當時人物體質如此。

但日逐交際常恐自己。有過便是君子之心。若恐人不喜，便是小人之心理。照管已過自謙恭而易簡。照管人喜不喜，却諂曲而多勞。故曾子比脅，肩子夏畦。

世界是生生世界。人民是生生人民。此點生意。即當洪水夷狄時，常留天地間有絕。即生所以亂極之日，便生一箇聖人出來挽回。幹濟乃知亂非亂也。正天所以畀聖人治世之權也。古今以來天下實是聖賢所造之天下。聖賢若不擔當天下之生機絕矣。故孔子栖栖皇皇，而孟子不得已好辨。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者。先王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者。因先王也。仁心曰充。足以保四海。仁政曰因。可以覆天下。可見有這一



點仁心自然該見諸行事若不然即移民移粟不忍一牛天下何曾受它利濟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程明道先生見神宗極陳治道上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明道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羅近溪問張江陵相國曰公入對講筵時自信果然有個堯舜其君念頭麼江陵沉吟曰是亦大難有坐客亦爲江陵寬解近溪艱然曰公爲大臣不辨得此副真念頭而徒以講讀虛文對君父天下

將何倚賴言至此可爲痛哭流涕而旁觀者又附會寬解是豈復有人心也江陵改容謝之可見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要人主自信其必能人臣須要期待其君必能爲堯爲舜此念無一毫寬假自然積誠感動盡力扶持若是人主自謂不能便是拋却自家寶藏甘作貧兒若人臣未能絲毫効力輒曰我効之君而君不納也是士大夫鳴琚佩玉而懷盜心故君曰自賊臣曰謂之賊

聖人所以爲人倫之至者仁也仁在倫常日用之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一  
間爲君則盡君道爲臣則盡臣道謂之曰盡便有  
不拘成法參伍變通處故曰所以事君所以治民  
法堯法舜全是會通其精神以完滿其分量也如  
此則至不如此則不至決無兩岐中立之理故曰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何謂規矩方圓之至聖人人倫之至至則有神明  
變化之義未易爲尋常守株者言也往年史玉池  
先生教余曰學問要有規矩余曾作規矩三篇質  
之今紀其畧

形上爲道不可名者也形下爲器可名者也可名  
者方而方圓而圓依規矩而生焉是以謂之器夫  
不可名者不方而方不圓而圓而亦能爲之方爲  
之圓我不依規矩而規矩自我有此大道之妙也  
今夫敬以止放也義以閉邪也禮以節淫也信以  
禁欺也敏以警怠也數者皆規矩之可名者也然  
以衆人執之則皆謂之器不謂之道何也以一物  
治一病物與病相對而不知用物者即無病之本  
體焉故我能用物則無借于物矣我能治病則無



病矣故夫敬者不放之體也義者無邪之初也禮者不淫之原也信者不欺之主也敏者無怠之始也以聖人化之則皆謂之道不謂之噐此所謂自我出之雖有名色而寔無名色凡規矩有形可準者可名而無形可準者不可名也故曰規矩方圓之至夫婦之知能而聖人不知能至也聖人規而妙于規矩而妙于矩是以不知不能若夫婦知之能之而實不知不能矣此夫婦之所爲規矩也聖人之體同乎天天有規矩而不可名聖人亦有規矩而不可名四時行百物生春不雜乎夏動不凌乎植而天無一刻之不健也然卒莫能知之此天之規矩也仕止久速語默動靜物物而付之事事而順之有主宰而無知見其精神元氣在不睹不聞之間此聖人之規矩也衆人不知天道故依而守之皆謂之噐衆人亦噐也聖人即天道其所教人持守者皆謂之道道自聖人規矩之別也愚夫婦用于規矩而不知者也古來高明賢智之人又欲用我知見以當規矩而反失之故道之以



規矩名也正爲高明賢智之人設也規矩從性而出猶饑食渴飲寒裘而暑葛也離之則無以爲人特愚夫婦不靈未能神而用之若夫知見者不依圓而規不依方而矩以自託于無方無圓之性故方圓其所方圓而非大道之方圓從古豪傑誤人而自誤所爭只幾希也今夫管仲之一匡也楊墨之仁義也陳仲子之廉也白圭之什一也告子之不動心也許行之爲神農也皆春秋戰國時卓然有見而能自立規矩者也然而於愚夫婦之心則不安凡愚夫婦之所安者皆規矩也其不安則非也數子者自以爲無方無圓惟我用之之性而不知其皆知見也皆規矩之所不出也故孔子小管仲之器而孟子禽獸楊墨丘蚓陳仲子貂白圭外告子而蠻許行也聖賢指示規矩之意也以爲平常常常而行其所安則人人規矩處處規矩刻刻規矩而愚夫婦皆是也此聖人神人之規矩也若以知見求之而認爲性則愚夫婦之所不安而聖人神人之所不出也管仲楊墨之類是也



大聖大賢變化于規矩而不可測者也後之人指其變化而遂認以爲規矩然而後之人不能也聖人賢人之徒觀其變化而必求其所自主以爲聖賢信其在我而行之而後世信其在聖賢者而效之尤則其所爲主者已先喪也故不敢以其變化神妙之在聖賢者而誤天下萬世此聖賢之徒得規矩之正也學王良者範馳驅者也學孫臏吳起者稟鐘鼓者也夫規矩之正千古聖賢所不廢也女樂不可受而南子可見弑君之賊不共天下而佛肸公山之召可往也七十鎡受五十鎡受一介之不取乎後車傳食而不爲臣不見何居也此皆聖賢之至妙而不可測者也然皆規矩在我而變化之子路萬章彭更之屬以爲聖賢所獨信而不可以告人欲無言而不可以誤天下萬世汲汲然反覆明白其義而聖賢之規矩始信于天下故子路爲善學孔子而萬章彭更善學孟氏也夫學問之真似不可辨而規矩辨之規矩是非不可辨而於戒謹恐懼無忌憚辨之夫真則成規成矩而亦



用規用矩聖賢之精神作用發源於戒謹恐懼也  
若其似者自以為用規而離於規自以為用矩而  
離於矩任無不至之情以託于不拘之性而究也  
為小人之無忌憚此其間微乎微乎學術之所宜  
早辨然後知魯人柳下惠同一精神而聖賢之徒  
開天下萬世規矩至深遠也

鈎曲之形無繩直之影參差之上無整齊之下化  
本在我不由于彼故管子曰君子繩繩乎慎其所  
先明乎物之性者必以其類來也我不先而求物  
之來豈物之性哉然則反求自求之旨深矣○反  
者增修也皆者無滲漏也自者不旁貸也君子所  
以正其身而道化行百福集也

作曰自作取曰自取還是自我造出禍患來曰自  
暴曰自棄則連我家藏木寶通拋棄盡矣日日庇  
其廣厦甘心野處露居眼前都是康莊無奈迷途  
失足生人顛倒真是可哀

道貴自然行所無事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  
平順日用之常然因民心之自有人人物穆處處



春風何曾纖毫動念費力此正是易簡之謂道  
人之為生人者以其動也耳目四肢動也然而不  
謂之動其動者誠也無誠則耳目不能視聽手足  
不能持行形神枯而不浹洽君民親友其在人動  
也而於我不謂之動其動者亦誠也無誠則君民  
親友其耳目自視聽其手足自持行我安能呼即  
應而叩即靈通血脉為一體哉夫誠一善也善一  
天也天道無思無為人道有思有為而復于無思  
無為不明乎善則認却有思有為而不還返于無

思無為之天或有着力形色而反礙其天性者天  
性不識形色盡是虛妄自己一身尚不能動何況  
動人故曰誠身貴明善明善者明其天  
戰國入救世多誤也辨士以口舌縱橫援天下善  
戰者以甲兵闢草萊任土地者以墾令開塞獨孟  
子以王道孟子無日不援天下第人自不見耳援  
嫂以手人人見之便謂之援援天下以道人不能  
見便疑其不援同援天下於手援夫安知所謂道  
安知所謂權



曾子養志只在守身所與必請是守身內影樣無  
意中做出所謂色難者是也○事親若曾子只成  
得一個可蓋守身事親原是人子分內平常事一  
人主正不正那一件不在用人行政上但不是正  
君本領其本領只在君心大人如何格君心先要  
自正其心自正其心則大道中和在我方寸不疾  
不徐薰蒸透徹消未萌而不消已萌止未事而不  
止已事朝夕納誨而非關話言直辭正色而非關  
補救委曲巷遇而非關將順危身獨往而非關專  
擅不導君子煦煦之仁而進之以大德不以小惠  
不引君子子子之義而引之於蕩平不於偏黨故  
曰君正莫不正此全在大人自正其心來心正則  
人主對之自然神竦意消而無形無聲之地可用  
我引導之力矣

天下議事者多任事者少若言出于口責在于躬  
譚何容易

聖賢欲有爲于世須要立定脚跟其于小人一毫  
假借不得孟子不與右師言而樂正子從之來恐



他畧習圓通便忘却個邪正二字故頻頻喚醒他  
伊尹一介不取孟子泰山巖巖皆慎之於微也

仁義禮智樂都是個名這個名都從孝弟上強分  
出來事親爲仁從兄爲義知此爲智節此爲禮樂  
此生此爲樂都無實義若論實義只是事親從兄  
知與節樂與生是天性自然有的率性之謂道道  
可名而性不可名也實是名實之實不是花實之  
實

舜爲人天下人各得其爲人舜爲子天下人各得  
其爲子只是一真性貫通蓋真則無所不通也各  
得其性則化矣各止其性則定矣盡事親之道者  
盡性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孟子原是論政體不是論子產旣說子產聽鄭國  
之政便須無偏無黨不令人喜不令人怒蕩蕩平  
平做出來若不可徇之情不可繼之恩總是驩虞  
小補豈關王道故但謂之惠不謂之政

恩怨不蓄于臣子報復不逮于君親故豫讓之殉  
智伯即伍胥之鞭平王孟子手足腹心之說未爲



定論獨膏澤下于民一句差可強解耳

仁主覆露義主載割仁義雙行生殺並用帝王之道也○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玩莫不二字是一篇大寶箴

禮義是真性靈不是歿名目大人從性體流出都是禮義非依傍禮義上尋個是禮是義也是且不有又安得有非禮非義之禮義耶鮑焦枯而季子讓仲由勇而荀息忠只爲先有箇禮義在執以爲是不覺已蹈于非

愚者養之以至於明弱者養之以至于充如雨露之養草木如活火之養真丹世上原無不可養之人况父兄乎故賢父兄决不棄愚子弟

狷者有所不爲孟子稱無爲其所不爲故曰人有不爲有不爲之人澹漠如虛空中無有也故用則海沸波騰堅定如墻壁觸不動也故動則掀天揭地

道只是恰好畧着意過一分便是已甚孟子見當時廉如陳仲子賦法如白圭並耕如許行仁義如



楊墨都是過一分的所以說箇仲尼不爲已甚救他不應作中庸隱怪解也

義在信果內大人亦信亦果但不必耳其不必者是義也○象山云義是個大世界必信必果是箇小蹊徑

大人無多伎倆只是不失赤子之心若說擴充便添蛇足○赤子與孩提不同赤子纔離于胞胎以其赤身故曰赤子孩提知愛知敬已落知能赤子渾沌初剖塊然純樸無知無能一天命之性老子

所謂如嬰兒之未孩者是也故赤子是未發孩提是已發○赤子之心一失而求完未有能完者也大人只是個不失從渾沌中立根基無知識無技能無分別愛憎渾渾淪淪只保任此赤子之心無知而自無不知無能而自無不能無分別而自有分別之條理千轉萬變皆從無中發竅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夫無情之謂赤子矣

須要識箇道道性靈所自有也吾自有而吾得之故曰自得凡人從眼上看來的得在眼從耳邊聽

來的得在耳從思慮測度來的得在思慮全不是自得若說自得只是得道深造以道勿忘勿助如鷄抱卵如火養丹點點從心性上透悟源頭到手便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千變萬化流行活潑信手拈來無之非是

問博學反約答曰且理會博的是甚麼件件都是我本體做出如何不還歸本體反還也時時博便時時約處處博便處處約若說博了許多方纔反約是商賈積聚一般不成個學問

幾希即仁義也仁義在倫物之中明于庶物明此幾希于庶物也察於人倫察此幾希于人倫也大舜見得倫物即是幾希故明察處便是行處是爲由仁義行衆人見得倫物只是倫物故幾希之體不現即周旋日用總謂之行仁義

性不可言而可言其故水之就下也故也以水行水行其故也行其故則自然自然則無事矣無事性之始也○一元運行之初天之故也上天賦予之初性之故也求天之故不煩筭數而日至可推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一  
求性之故不待矯揉而妙用具足故曰以利爲本  
言性者言此而性可言也

三有反便是憂憂便是存心憂到不如舜如何不  
是終身之憂可見爲聖爲賢只是一個戰戰兢兢  
常若自己不是處

柔而善依者妾婦也許而善竊者鄉愿也愚而無  
知者鄉人也三者庶幾其鄉人乎孟子曰我由未  
免爲鄉人須知鄉人之與大舜一間耳

顏子未嘗不胼胝禹稷未嘗不簞瓢武城亦有捍  
禦之勞臣衛國亦有先幾之高士隨時圓轉到處  
靈通開此眼界方知書冊上古人都活局

彼以愛兄之道來攄其見在便忘其已往正是誠  
之妙于忘處凡人計較分別都起于不忘聖人與  
化俱徂情順萬物而無情故天倫上憂來亦憂喜  
來亦喜

看舜之待象一片誠心至于封象則委曲籌畫滴  
水不漏可見帝王之待藩國情中有法義中有仁  
天下萬世所當取法

胸中有完竹畫于未畫也心正而筆正書于未書也臨字求書書不成畫矣臨練求繪繪不成圖矣阿衡構于有莘商舟締于版築鷹揚造于漁釣鼎足定于隆中論事業者論蘊藉不論遭際也○楊慈湖先生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即耕于有莘之野是已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伊尹之樂有在乎是余曰伊尹胸中自有箇覺在只天下弗顧千駟弗視一介弗取弗與曠然灑然無一點渣滓是何等光明是何等景象豈農夫田父所能

如何是身親見之猷畝誦讀如聞人說痛痒若出而作事其痛痒方在身耳此兩處知覺誰為親切

聖人只是本覺並無始覺始覺者對衆人終迷者言耳古今凡聖共此知覺無先無後若使先知覺後知是古聖人應世語耳其實聖人覺人人不會覺人所能覺覺在自已不在聖人然則木鐸之說非乎曰聖人能喚個醒人不能喚痴狂人也先覺覺人覺之于先如盲者未入溝時要明眼人提醒方不錯足若已入溝中覺亦何益故未寒求



衣未飢求食未危求安先覺之道也

千古少不得官之奇一諫事亂君者知君之不可諫猶必強諫而止之非一身碎首無益于數也盡吾節焉耳譬如擊鼓而救日日日真可以鼓救者哉致吾扶陽之誠焉耳已

元氣無形只在春夏秋冬之際聖人神無方易無體只在仕止久速之間消消息息息息消消變遷活動如珠走盤盤無傾欹珠無停息時哉時哉

金聲而玉振下一而字則重在金聲有金聲纔有玉振有始纔有終也智之事聖之事只是一事必智以開其始然後聖以成其終此正論聖之時全由于智下文取譬不過足其意耳俗儒分析知行便把始終條理截作兩件

何謂巧太空無翳明鏡無塵不起念頭不落邊際胸中完完全全有箇正鵠這個就是一團元氣輕脫脫發處都中紅心雖然用力原不着力也孟子將巧來比個智將智來說個時正獨見聖人先天處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七  
巧力實非兩事三子固有力亦有巧巧只在用力處然孟子只說聖之時原不拘拘將三子來比擬也

駟馬高蓋其憂甚大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于人必有所濟蓋膺仕固當盡心薄祿亦難消受也孔子不鄙委吏不羞乘田謹筦籥時孳息無職不舉無事不修正以心存行道小用亦大用之兆小官亦大官之積也朝廷之上無可不屑爲之官朝廷之官無可苟且而不必盡之職事人自負官官何負人故爲朝廷做事者要隨分自盡苟失隴望隴得隴望蜀念頭全不在行道即小官亦不可居况大官乎

如何是誦詩讀書論其世曰詩書皆死語耳論世而詩書種種活矣蓋世變而行事亦變其不變者意也孔顏之樂不在蔬水簞瓢伊尹之高不在一介不取大舜之孝不在敵屣天下孟子之巖巖不在不爲臣不見若不得古人之意却是食生不化依樣畫葫蘆當境當身都用不着蓋設身而處易



地而觀我做古人古人做不得我全在自己開眼  
目○古人交道稱相知知得方是友得也故誦詩  
讀書要知其人

易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孟子之言性善也言其  
繼非言其元初也元初則離文字離言說不可見  
不可言矣故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巳矣乃若  
其情則可爲善矣言故言情皆所謂繼天命者也  
是父母旣生時第一念也孟子論性只提出第一  
念方有把柄故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爲仁義禮

智以理義悅心爲心之同然以愛親敬長爲不學  
不慮之知能以不失赤子之心爲大人以充其不  
忍不爲爲不可勝用之仁義使天下人曉然知本  
念依性而發是無思爲雜揉是至善的性旣有個  
把柄可提出示人便可證得戕賊不是性湍水不  
是性生不是性食色不是性惡不是性有善有不  
善不是性可善可不善不是性將紛紛戲論一筆  
都勾真是有功于世道人心若夫天命之謂性一  
語畢竟同于無聲無臭豈特孔孟說不破即執中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一  
精一相傳以來未有能道破隻字也

告子說生之謂性亦不妨只是不曉得個頭腦凡人信口說的任意行的皆云此是依我心性出來此正生之謂性也然却有箇頭腦若依我性靈上說出來行將去便是自然天則其實性靈亦只是這口裡說的身子行的故孟子又曰形色天性也與生之謂性所爭幾希故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

性無爲也動于情則爲矣凡人所本有者可爲也其所本無不可爲也乃若其情則可爲善矣善性本有也若夫爲不善則性所無矣故曰非才之罪也  
鑄礦成金既已爲金不復成礦仁義禮智非由外鑠亦復如是

余嘗作息機說今錄其畧曰孟子云日夜之所息人以鼻氣之出爲息凡物以發榮滋潤爲滋息生息則知息者生氣而非止氣也如宿火于灰灰煖而火活傳薪則燃矣是滿爐都是燃體也若止氣



爲息如燈一撲更無留燄是死法矣今俗人作夢是也孟子說個日夜便是個通乎晝夜而知須知此氣時時出時時入如日月之代明潮汐之往來即其息處純是生生不已機括就出作時亦自有入息在非專以入爲息也有道之人日日應酬俱有個安頓道理忙時能暇煩時能簡陽明先生師旅倥傯尚自講學不輟此非出作時是入息乎草木鬯于花果而晦于根寧一刻不發生寧一刻不息也只是草木自花果至根通是元氣流轉元氣不全生亦不生息亦不息矣人生須是完全個元氣所謂敬以持之定靜安慮皆從敬出敬則無思敬則無事無思無事是事物主宰所謂萬境自關人心自閒看得閒心便覺境亦不鬧安見息因乎地也今不求息地但求息本自晝至夜遇事煩擾能不忙亂否夢境能清徹否言語能不多費否意氣能不發揚太過否知見能脫洒不橫據否合則便是生息所謂日用皆是元氣精鍊如以炭養火也不合則攘攘時已耗散畧盡雖瞑目危坐亦是

沉昏不得言息所以諺云閭門巷裡好讀書蓋真讀書者也

操心如操舟操心如操兵操舟則中流自在不礙風波操兵則奇正五花鐘鼓寂若操非死法存亦活機

問如何是得養失養曰牛山萌蘖不斬伐便是栽培仁義良心不牯亡便是灌溉

欲海無邊塵心難掃汗顏頃刻頑鈍終身填七尺於羶淫耗鬚眉于營筭宅畔有宅田外有田好利亦復競名身榮又須子富嘗試回頭一看覺得身外俱閒世短意長不知埋沒了多少血肉男子孟子失其本心一嘆真能使行路乞人一齊痛哭

涸魚不忘濡沫籠鳥不忘理翰失必思返物性之常求放心即心矣豈若涸魚籠鳥哉曰不知求其不知處真是可哀

古人無多學問只是一個求放心今人學問既非便不知心在何處

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飲食之人



以飢渴害心者也故曰小人若夫大人養其心者  
靈光湛然百骸從令即飢食渴飲都是飲食之正  
故曰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飲食  
是借語

象山一生只提個先立乎其大者立則我能爲主  
先則待物之來人本自大大人特不失之耳故曰  
從其大體爲大人

聖人樂善不倦易庸衆人樂善不倦難齊王不忍  
一牛今人惻隱孺子入井此際生意真同鳶飛魚  
躍所謂樂善不倦也

世上人都汨沒在趙孟富貴中若只說個人人有  
貴于己者如何信得過須指點出仁義便覺在我  
有把柄故曰所以不願膏粱文繡二所以字正要  
人思

熟處難言只在日至之時凡培植灌溉可用力處  
還是人功若到日至便屬天然矣此仁之妙境也

羿教人射必至于彀故學道者亦有彀匠誨人以  
規矩故學道者亦必以規矩上句是引語下句是

實話

曹交以九尺四寸之軀直要與堯舜湯文比肩是何等志向故孟子直進之以爲覺之以知能爲處全是根知來世人誰不習徐行後長而不能爲堯舜只是不知若知得則已在聖路矣

仁義人心所固有不可令斯須去即暫去亦有萌動來復之時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則是利欲薰心仁義種子已絕而不生言利之禍酷烈如此有君子之識纔有君子之爲有衆人之爲只是衆

人之識君子識仁也衆人不識仁也識仁者曠覽不拘乎世界不識仁者管窺竟局乎方隅

世主多嗜殺人只爲攻城畧地不知一將功成萬骨枯千古有餘慘也故引君志于仁是慎子頂門針

天下大擔子都是天生個人來擔當人須要看得自己大凡窮厄不能困者皆其富貴不能淫者也古來帝王聖賢只是個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便造許多心性事業出來若當困厄時無聊抑鬱不能



自持即富貴當身有何幹濟可見天意正將生  
二關陶鑄人要人自立○余外父又懷陸先生隱  
士也余甲午下第貽書曰每見孟郊試不得志作  
詩日出門時有礙誰覺天地寬後登第遂有一日  
看遍長安花之句私心薄之若今日快然忍得他  
日便恬然做得余終身佩其言也

心靈而能應故貴動動者寧極而活潑也性寂而  
能止故貴忍忍者變化而藏之也即此便是增益  
其所不能

言性言天不容下手故止說個知知天則事天立  
命一齊了事下面只指點個盡心方便門耳天命  
之謂性落于人便是心盡心則此心通天地萬物  
爲一體盡人性盡物性贊天地之化育皆是故曰  
知性曰知天此是徹上徹下一齊妙悟也有心是  
盡心下手處存其心以養其性有主之養勿忘勿  
助也不二是存存不已處朝聞夕死死而後已正  
是存心養性正是所謂盡心事天還是天做主到  
此便是我做主天不能造我命矣故曰立命事天

立命總是個知天之極也

題之血脉有從上章來者萬物皆備于我題重仁  
重誠重我紛紛作者皆非也上章旣說求在我而  
求之一字却說得渾淪未破故此章直指個我體  
出來令人從強恕下手正求在我着落處也  
游魚潛海而不知海飛鳥從空而不知空凡民由  
道而不知道可惜他行的習的都是個天性明道  
先生云今人居覆載中却不知天地在照臨之內  
却不理會日月此冥然而行者也

豈豈註無欲自得如考槃在澗碩人之寬寬之一  
字正可想也

天下自了漢枯槁沉淵鴻飛冥冥而已見是見龍  
之見龍雖在田而身則顯于物表爲人所宗孔子孟  
雖不得志而刪述六經匡正人心救天下于不可  
救之時是爲修身見于世見字已含着下望字  
士惟不失義故不失望泰山喬嶽衆望而仰之一  
旦頽了便失望若士窮居碌碌與衆人一般是早  
已無望又何云失望故望在窮不在達



附贅懸龐非關本色榮華來去脫衣着衣識得此種便自視歆然爲千古聖賢豪傑○士大夫多以官爵爲地步以衣冠爲丰采以享用爲精神以尊大爲威重一切附託于外而中枵然而無所有嗟乎求孟子所云歆然者難言矣惟其中枵然故自視不能歆然也

所過者化無功勳無作用太虛浮雲所存者神即功勳即作用洪爐點雪

孟子說不慮而知者良知也良善也性也猶言善知性知也一涉思慮即爲知識矣石中有火一擊便見性中有良一觸便知近世陽明舉良知只要人因知以悟良耳而後人種種強解却認知以爲良不將良字并混入知字看乎久矣義學之溺人也

木石居者野人也野人亦木石也鹿豕游者野人也野人亦鹿豕也與木石居與鹿豕游則舜而已矣其與居與游者幾希也聞見莫禦只此幾希聖賢都有直截了當語指示人當下若如此而已

寶月堂文集 卷之二十七  
矣認得本心一生更無餘事故曰易簡工夫終久  
大支離事業竟浮沉

以正大心諳練世故而出者謂之德慧術知以邪  
曲心窺矚世情而出者謂之機械變詐故學者不  
可輕語通達先務正心

凡有借資俱不是神化手段大人不借資君不借  
社稷不借天下只一正已而自收物正之功

已酉余再入館閣試正已物正說李文清公亟稱  
曰年來殊見所得今載其畧曰或問物可正乎曰

物自正也我無能爲之正其能爲之正者正物也  
不謂之物正聖人之治天下以天下治之而已其  
正萬物也以萬物正之而已矣然則已遂可無爲  
耶曰大凡爲而有爲者皆正物也以物求物是僻  
之道也夫惟爲而率其無爲之已則已正而物自  
正矣何謂已已之已也物之已也不隔於物故能  
體物不倚於物故能轉物能體物故物各自正不  
得以已之正有加于物之正也能轉物故操物之  
正者又在存神過化之間故已不得言自正而曰



正己已正又不得言正物而曰物正也此聖人轉  
移萬物之妙道也今夫耳目知見精神氣魄皆勝  
萬物之具也我先私一己以爲提挈駕馭而萬物  
各私其己以應我即其所提挈駕馭能制萬物之  
應而已非其物之真性矣故雖操縱任意搏挽在  
手總謂之才不謂之性雖功名蓋天下但謂之豪  
傑不謂之聖賢謂未識其所謂也而于正之體有  
虧也至人者不依耳目也不倚知見也而以萬物  
爲耳目萬物爲知見也澹然無精神之見而物之  
日新變化者皆其精神穆然無氣魄之奇而物之  
鼓舞光明者皆其氣魄不動之地浮雲太虛感通  
之間雲行雨施收天下太和元氣以還之于朝廷  
取天下良楛短長以還之於百職折衷天下之異  
同以還之于國是平人主之賞罰予奪以還之于  
人主蓋物得其物原無一事我以物爲己而各付  
以應得之己則己又無一事物與己兩無事正之  
極也太平之道也然則正己之主宰謂何曰己能  
處物之外則己大而物小矣己能據物之上則己



尊而物輕矣夫世間機心機事毀譽利害皆物之  
所以束縛人者也而不能束正物之大人蓋大人  
惟以一誠應焉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故易曰  
閑邪存其誠知進退存亡而能不失其正者龍之  
德也大人中正之用也

問廣土衆民中天下而立定四海是君子大作用  
如何說所性不存曰只在根上辨耳從性根上作  
用出來便是生色不從性根上出來雖功業震世  
不謂之生色性可做作用而作用當不得性所以

堯舜之世物物得所總是堯舜性地上暢茂條達  
然這些色澤事業都是性體而性體原不粘着色  
澤事業上如萬紫千紅雖是本根變現而本根入  
土不在紅紫開落間也故曰所性不存亦存亦不  
存也大行窮居只是性地上光景與性地無干光  
景有變真性不變如何加損得毫釐不加不損便  
是性分一定不易處若可加可損便是從光景上  
尋中天下定四海光景那有不變換的理所以不  
謂之定所以所性不存此等皆從根上辨也仁義



禮智只一性也心地也性種子也種子入土元氣自發腓面盎背施於四體便是中天下定四海不言而喻者四肢作用信手粘來不須思議事業與心靈一片滾出也孟子言生色生字極好人須辨個生生之根仁義禮智雖云四德其實只一仁耳花菓之核內有仁曰桃仁曰杏仁則仁之爲根爲生也明矣人須辨個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念頭便是仁義禮智根於心蓋天蓋地事業皆從此出從此出者都是性不從此出者只謂之樂

惟孔子之道大而本故學聖人者達之亦有本水之瀾日月之明學者之成章皆從有本來也不孳孳不成個蹠不孳孳不成個舜纔孳孳便志能帥氣困睡亦少這鷄鳴時是全副精神躍露出來爲舜爲蹠精神無二如手反覆頃刻分途我高皇帝御製心問有曰夫心也者中虛而不實以居神靈其神靈之運性情思欲無所不至聖賢君子亦無間強竊盜賊姦人小人之心是說也神靈之所以運心也又曰人之於世多神役心非心役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一  
神也大哉聖人之言乎

舉一而廢百一原是百中之一見其全則一亦是百若執其一則一害百矣楊墨子莫紛紛如也亦知一原是百中之一耶

泉源行地道源在心掘土見泉袪欲見道志猛氣強力深功久泥沙既盡流水自來用處旋轉轆轤靜時中涵星斗井之爲喻妙矣哉何地無泉誰人無道然則不爲耳非不能也

聖人世界平平常常末世妄起風波遂以放君一事加伊尹余曾作桐宮說以破千古之疑

亮陰古制也古者夏商之世皆有老臣世臣可信毗而久任之故天子居憂三年不言而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此古之人皆然何必伊尹也太甲之宅憂桐宮三祀禮也特其不惠而近習狎之故伊尹不令居宮中而居之于桐遠其宦官宮妾而動其俎豆几筵之思也喪紀畢而君過復矣迎之即位亦禮也伊尹以禮事其君太甲循禮而自正其身當時君臣宴然安于即位著代之常而已矣無



有放置駭世之事也戰國之士習爲押闔遂謂太甲不賢而尹放之太甲賢而又反之爲後世強臣重相跋扈口寔嗟乎是安知古禮哉禮曰武丁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于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謂之高宗然則衰經苴屨以息侈也饘粥蔬食以防欲也幽憂寂寞以養善也靜觀玄默以習事也教之盡人子之事而正以厲人君之德故曰亮陰古制之善也後世君不能盡行其哀慕之實事而朝亦無可信之臣故謂虛文足以廢事而以日易月之議起於是天子不行三年之喪而君德之光明者鮮矣霍子孟始不以此事孝昭故近于色而孝昭天旣不以此事昌邑故近于佞而昌邑廢古人所以嘆其不學無術也雖然光也常誅昌邑不諫之臣矣而伊尹於弗順之人獨置弗誅何也曰此古大臣事君之禮也昔者周公負扆而流言作周公默然居東而不問也周公問流言之人而成王疑且懼則小人得乘其間而周公危矣諸葛武侯鞠躬盡瘁而不與後主



爭黃皓彼固謂君側不可爭而安其身以滅漢賊則所爲報先帝者大也故曰周公武侯皆得伊尹之意嗟乎位益高權益重而爲之益難爲之益難則身可死而君不可以不濟後之爲大臣者可以鑒矣

君不用而君子自可以安富尊榮子弟未必從而君子自有箇孝弟忠信故居人國而國重不殺不取是本心浩然無愧怍處已占萬仞山頭故曰尚志尚者無以尚之義也

世人不識真性便把小廉小義當箇大事殊不知大倫是性中所有的廢却大倫性地已不安穩却照管邊幅做個曲謹成得什麼名色

大舜得親順親真個天下不以解其憂故輕天下則自無難處之事敝屣之說亦草芥之義也○天下不必有的事都有個恰好的妙理若在道理上強解便把輕脫活法只一二死句便碍住假使桃應問瞽瞍殺人孟子曰此時瞽瞍底豫想不殺人將大舜終身慕父母本色一筆抹撥後人那得知



故此問答謂之絕處逢生也

形色非天性如何靈動天性離形色亦是落空認性離形衆人所以虧其性也即形是性聖人所以踐其形也踐實地也

時至氣行兩忘其施物忘其感兩忘而化並化於時此時字傳自孔子

引而不發似釣離鈎中道而立如月印水開口無言說舉目無形象是中神遇固須能者自知

智仁原是一件無不知處正是無不愛處務莫先于親賢故急先務者急親賢

盡信書一章雖則要人讀書開眼目亦是借來杜末世嗜殺人者口實耳故下章便說爲陣爲戰良醫數試雖瘳其不長矣猛將數用雖勝其不祚矣何則其所試而用者即吾所恃之元氣也故曰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又曰我善爲陣我善爲戰大罪也

大道不載於見聞神化不根于耳目故曰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制方以矩至極方處就是巧

制圓以規至極圓處亦是巧方圓之上更復可加  
就非規矩所以要人自悟○規矩之用至于範圍  
天地自古及今無人能盡其用故巧莫巧于規矩  
何以能與人者不能使人嗟乎難言也已

飯糗茹草是畫一個匹夫舜被袵衣鼓琴是畫一  
個天子舜若將終身焉若固有之是于匹夫天子  
外直傳個真大舜

家可以處樂歲而不可以處饑歲者不稱有積之  
家士可以處治世而不可以處亂世者不謂有積  
之士

農儲粟士儲識儲氣儲識在勤學儲氣在砥行遇  
卒而周章見義而巽輒皆中無儲也故曰周于德  
者邪世不能亂

人有失千金之璧而色不變者其有貴于千金之  
璧者也何則其不受忻戚于物者是吾之真寶也  
已好名之人受忻戚于名先已喪其家寶故簞豆  
亂其心而色動

何謂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如盖合函本非



二物仁生人生人之謂道

謗毀之來不是說頑然不揣須尋個止謗自修法  
只如憂心悄悄是文王不隕厥問是孔子纔是多  
口無傷○聞謗而嘵嘵自辨則謗者益喜以辨滋  
謗故藉爲風波故聞謗而置不辨則謗者亦息能  
愈砥礪表裏光明則謗者自愧抑于謗口勿作他  
想而作師想

形色天性只是一性維天之命只是一命性不在  
形色亦只在形色須知辨聲香臭味安佚的仍是

生生妙明故孟子直說是性也此一點性靈從天  
賦予而來有個真主宰如何可任他逐到形色上  
去所謂窮源而防流也仁義禮智聖在父子君臣  
賓主賢者天人未有之先如何不是個於穆的命  
但只說個命恐在造化虛無上尋去便少個承當  
所以說個就是切於人而爲性的人不得仁義禮  
智聖形色亦不立所以要將真頭面去承當所謂  
體實而証虛也其寔性命那有兩個

只此一善有則爲信寔則爲美光輝則爲大其寔



此善原無可欲原非已可爲有原無所謂實無所  
謂光輝故必化之而後入聖如雪消成水合着本  
來然尚有個化在至于聖不可知則能化所化一  
切無有非惟人不能知即已亦不能知與日用不  
知百姓一般乃謂之神神者無善而善之極也

孟子曰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韓昌  
黎曰財已竭而賦不休民就窮而歛愈急余三復  
其言而悲之夫賦民猶汲井也漸而汲之終古不  
竭驟汲不已須臾立枯末世賦法皆立枯之術也

今之爲治者但言國有三征而不講緩二之義庸  
詎知古人之所謂緩者乃其調停斟酌而不費之  
惠也歟夫先後者時緩急者事肥瘠者民審時量  
事度民而可以議緩而無害陸宣公曰明君不厚  
所資而害所養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家給然後  
歛餘財故古者冬不兼夏稅夏不併秋徵夫蚕事  
方興而輸縑農功未艾而歛穀尚嫌厲民而今一  
歲之征并于一日頻年之負督於一年東支不給  
西吾蓋足又虞露肘不可謂審時朝家之用公家



之費急者先應徐寬其餘以留可繼而今京邊既速于星火雜派又急於燃眉支放未有權衡那移亂其出納且漢制量其一歲之用以賦于民而今不論有餘不足惟以盈額爲期又或因事加徵而事止遂作爲舊額量役輸直而後費仍累于民間不可謂量事又耗土人富瘠土人貧富者尚當養其餘財貧者那堪竭其微力若追呼于積逋之鄉敲朴于不毛之地無絲可賣無穀可糶無門可貸無產可捐處五木等處流離斃囚固猶斃溝壑不可謂度民嗟乎吾見孟子昌黎之言古今同概也

夫國家歲漕江南四百萬石輸京師而蘇松等郡居其半且布縷旣屬徵銀粟米亦有本折力役又經僉派勢不得頃刻停征焉倘于先後緩急肥瘠間一劑量之稍存緩二之意東南民力其有瘳乎夫君門萬里也且國稅有經不可亂也吾以望之司人牧者

每見高車駟馬駢肩聚觀而車上儻者揚揚作富貴態觀者有以生其態也若在空中山曠野無人之



生其驕也若藐之勿視則王公遇之失其貴

心能御欲故寡欲莫若存心欲亦從心故養心莫善寡欲

人子如生如存這點念頭終身不解觸物偶動特借羊棗點出若計較羊棗膾炙便認影子作真人于不忍源頭何啻千里○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執母之噐然豈有人子而不讀父書不執母噐者乎形容心事固難擬議

狂簡簡字正是狂好處道本易簡率真而出不效世之煩縟瑣屑者所謂簡而文也故曰斐然成章又曰進取不忘其初初體本簡也

進取不爲是真狂狷媚世自是是僞中行識得真人假者自然退聽故反經只是反其本心

同流合汙是世俗中周旋停當人耳但與俗日親則與道日遠孔子思狂狷只是喜其不淪于俗

千古聖人道脉只是一知知便徹天徹地心口不傳而道已傳特就當世異世分個見聞耳其實見知不屬面承聞知不關耳受面承耳受之知有限



聖人傳心之知無窮

形家論葬穴曰葬者藏也地穴深藏一分則生氣厚一分古人喻穴於龍耳龍耳非重聽也深藏之故也故潛者龍德人心退藏于密處纔能放之瀾六合人主深居九重穆然無言而後能役使群衆宰制天下可見維玄維默守德之宅乃生人所以變化萬物者也

閉戶展書史能會通其血脉曠覽其顛末一一及入身來時而斟酌其事一一設身處之如入泉室山探囊悉取覺莊子大儒臚傳之說儘有餘味

高嶺青松亭亭獨上旣不附勢亦不附名旣不排異已者亦不悅同已者方是特立獨行奇男子陽明先生當 肅皇初年大禮議起明知一本之論

爲正有人問之輒默然無言思田之役桂文襄萼自居推轂欲令用兵交南立奇功屢致書而陽明不應故身後卹典謚爵俱停令陽明畧從時變即上公宰相何難然爲君相所使多矣吾鄉陸文定公當徐文貞作相時文定以編修退居于家二十



年屢招不起蓋文貞旣相業滿天下文定自應以  
靜退爲寶禹稷撐持世界也要巢許鼓吹清風今  
雙雙比能量勲有何滋味故梁鴻所謂不因入熱  
吾輩自宜三思也

古之論大隱者曰塵軒冕芥金玉余曰塵軒冕見  
軒冕矣芥金玉見金玉矣不若軒冕還軒冕金玉  
還金玉塵芥還塵芥可也扶筇自暇則車馬不爲  
忙鶉結自適則組佩不爲勞岩石自安則官司不  
爲擾真樸自榮則名譽不爲辱所謂兩忘而化於

寬詩曰考槃在澗碩人之寬此之謂也

氣清天朗悲者無限淒涼怪雨冽風樂者恣情觴  
咏優游閒坐短日見長勞攘奔波脩影亦促風光  
日景無有差殊影事妄情遂生分別人且不能定  
情如何造命

每見富室之婦珠玉金寶畢攢其頭此必非其頭  
之適也以爲足以炫人遂甘負重而爲之嗟乎夫  
夫之類此者何多也

士君子氣類寧收強項人無收軟熟輩吾友熊神



阿告余曰強項人是男子還做得一半好事軟熟輩是妾婦從來做事沒氣力也神阿往矣思其言凜然

凡人即有悔過念頭都從利害生不從是非起故謾罵僮僕毫無悔心失禮達官抱恨終日

躬行君子實落在本心上發揮當身處用力不在舌端筆端上占人品

先太史砥柱先生嘗訓鶴曰有志之士常恐爲高士之所鄙必不屑爲愚夫愚婦之所榮又曰人須

一介不與方能一介不取今人託言任俠好施遂決其立身坊表而不救小子戒之哉又曰旣爲大丈夫不可帶兒女子氣老嫗搏黍試小兒予之則笑奪之則啼世間試人如小兒者多也女子帶丈夫氣便爲貞爲烈若丈夫帶女子氣則爲柔爲悅而已一生鬚眉安在哉此三則先太史手墨尚新也故先太史讀書閉戶以沒其齒雖觴酒豆肉不輕受餉于人鶴安敢忘哉

余讀書坐一樓圖書狼籍凝塵滿案弗憎也一日

偶過友人精室見几室瑩淨筆墨楚楚歸而效之  
加拂拭焉久而見敗葉殘楮亦憎矣既有成潔便  
不肯點汚士之澡其身也亦若是而已夏文明先  
生曰此身一敗三可惜子厚所以愧河間婦也

余非能聞道人也然自喜生來多幸家世本儒先  
大人布菽課讀食貧無求從來頭路不錯幸一十  
歲粗知文章性即嗜書燃膏繼晷至今無倦態似  
于此中偶有宿因幸二早年沉淪場屋物情人事  
幸三書生不學吏事既備承明之列以記注筆札

爲職事今得專心圖史又師友廣參切磋懇誨俱  
有原本幸四家無厚糈粗以耕織度日井臼搽作  
支吾有餘米鹽事一不相聞幸五兒女婚嫁累少  
父母葬畢此身遂爲閒人薄田數百畝差可療飢  
藏書十二架差可醫俗幸六余微此造物之厚而  
懶病相尋學不精進昔陶會稽師教我每一年須  
攻一經一史此自是循序致精法至今尚未副師  
教也循省生平聊以志愧





